

红楼非梦

李国文 著

中央编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 数据

红楼非梦/李国文著.

- 北京: 中央编译出版社, 1997. 1 (读译文丛)

ISBN 7 - 80109 - 150 - 7

. 红...

. 李...

. 散文 - 作品综合集 - 中国 - 当代

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 第 23377 号

红楼非梦

李国文

出版: 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(100032)

电话: 66171396 66163377 - 618、617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照排: 北京京鲁排印部(63044503)

印刷: 北京印刷二厂

开本: 850× 1168 毫米 1/32

字数: 143 千字 印张: 6. 75

版次: 199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8000 册

定价: 11. 00 元

不朽红楼（代序）

李国文

人，

大概在下面两种情况下读书。

一种是求知，一种是消闲，当然，这两者也不是截然分开的，求知者，未必不能从书本中获得消闲的乐趣；同样，消闲者又何尝不可以从那些扯淡的书里，得到一知半解呢？但通常来讲，这两类书仍有严格的分工，求知的书侧重于知，不考虑你读起来是否伤脑筋。消闲的书偏向于闲，只要帮你消磨掉时光，有无学问，是无所谓的。

还有一种情况，叫做只有这一本书，你看也得看，不看也得看的书。

这似乎是荒谬的假设，第一，这是一个信息

社会,文字是信息的主要载体。怎么能没有书呢?只有喜欢读的书,和不喜欢读的书,不可能没有第二本书。第二,即使仅仅有一本书的话,你也可以不看嘛!

我读过一本革命回忆录,是一位老前辈写的,描写他被国民党抓起来时,在关他的单人牢房的墙夹缝里,发现了一部未被抄走的,已经很零散的《反杜林论》,显然是前一位坐这牢房的革命者,有意留存下来的。他在那好几年关押期间,唯一可读的书,就是这部极其枯燥乏味的哲学书籍。后来抗日战争爆发,党把他营救出来,他成了研究《反杜林论》的哲学专家。

这则故事说明了上面提到的假设情况,不是不可能存在的。

老实说,生活的千变万化,什么想不到的,决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会发生,什么想到的,应该发生的事情却偏偏并不发生。所以如果万一碰上这种情况,给你只能拥有一本书的权利,那么这本书,我推荐你选择《红楼梦》,那是绝对明智的。

有些艰深的书籍,是毫无疑义的好书,但啃起来十分吃力。有些很精彩的,也能带来阅读兴趣和快感的书,可是多看几遍以后,便索然无味了。依我管窥之见,只有《红楼梦》称得上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书。它既能满足你求知的欲望,也能让你饱享消闲的愉快。而且《红楼梦》的伟大之处,不论你从哪一页翻起来读,都能很快进入角色;也不论读过多少遍以后,再捧起来读,都能找到与以前不同的新鲜感觉。你学问大,你阅历深,你能感应到是这部书的恢宏堂奥;你初初涉世,

你天真烂漫,你也能在书中找寻到共鸣点、兴奋点而沉醉迷恋,留连往返。

一个人生也有涯,知也有涯,不可能下此断言,《红楼梦》是绝顶之作。但全世界研究者络绎不绝,前赴后继的两门所谓“显学”,一个是莎士比亚的“莎学”,一个便是《红楼梦》的“红学”了。既然有这么多的学者专家投入其中,那么肯定是有研究探讨之处的。

我读《红楼梦》较早,但认真读《红楼梦》却很晚,那时我已经开始写东西了。记得是五七年,由于发表了一篇小说,赶上了反右运动而受到批判。那时搞运动,据我所知,比之后来,应该说是较为文明的。仅是停留在开会批判,口头声讨,停止工作,隔离审查,大家和你划清界限,以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。按理,作了反复的检查,再也挖不出什么新鲜东西,该罚该打,应该进行处理。但政治运动是一项系统工程,包括具体单位搞运动的人,也不能超越决策者的整体安排。于是,我也用不着天天写检查,领导也不再天天召开批判会,而我又在停职之中,除了惩罚性的劳动外,我只有读书一道。后来有一个专门术语,叫“挂起来”,就是说这种尴尬状况的。

认真地一字一句地读《红楼梦》,就是那时候的事了。

我从来不曾把一本书,读得如此投入,以至书中每一句人物对话,在哪一回说的,都能记得下来。那是解放后,人民文学出版社(标作家出版社)出版的第一版《红楼梦》,我至今收藏着,不时翻阅的。

这部《红楼梦》定价四万元(相当于四元),据说是早在五

三年就受到批判的俞平伯先生和他助手校订注释的,分上中下三册。在我被批判的日子里,从头看到尾,又从尾看到头,翻来覆去,也不晓得看了多少遍?

当时还不像随后更趋极端的文化革命时期,禁绝了一切的封资修的书,别的书我也看的。但所以如此热衷《红楼梦》,因为没有哪一本书,能使我在读的时候,哪怕让我暂时忘掉一下身边的烦恼。如果把书比拟成一个空间,你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,就等于进入了作家笔下的天地。那么这些书所能留下的余地,还是比较局促,以致我读进去了,但外界声严色厉的声音和敌我分明的面孔,仍使我不能忘怀。只有《红楼梦》,不但那空间像浩瀚的星空,无有止境,而且无独有偶地,是曹雪芹和莎士比亚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,两位文学巨人,从身世到文字都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。这些谜,更像宇宙黑洞,把读者紧紧攫住。

这时候,就好像跌进了《红楼梦》里去,什么什么都不在话下了。

我是赞成不必抱着太高远的目的,去读这部不朽之作的。当然,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读,从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教科书角度读,从追求人性、爱情和自由的角度读,从护官符、四大家族、贵族与奴隶的阶级斗争角度读,从“红学”诸家考证的角度读,也不是不可以。若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读,我倒偏向晋代陶渊明“好读书,不求甚解”的阅读方式。像《红楼梦》这样的不朽之作,只有不断地读,经常地读,才能自然而然地熟悉它,了解它,然后,再读,而且多读,积累到一定程度,可能有更深

入的体味,也许对于自己的写作有所助益。

中国有句俗话,叫做:“熟读唐诗三百首,不会吟诗也会谄”,这是很有道理的。有志文学的年轻朋友,不妨这样试试。

无论如何,《红楼梦》这部不朽之作,是值得每个人认真一读的。这部书的伟大之处,便是你投入多少功夫,也必将获得多少教益,不会落空的。

尤其,一个人在人生路程上,碰到了碧落黄泉巨大反差的时刻,这部“满纸荒唐言,一把辛酸泪,都云作者痴,谁解其中味”的书,会给你许多感悟,许多豁然开朗的启发的。

上
篇

红
楼
中
人

今天有昨天的影子，这就是
历史总那么沉重的缘故。

宝钗这个人

从香菱学诗谈起。

先

香菱有点儿呆,但挺可爱,想学做诗,那种强烈的创作欲望,很类似今天的文学青年。但那时没有作家班或函授之类,给予她们学习机会,所以,一搬进大观园里来住,可能感受到园内适宜的文学自由的创作气氛,便向她的主子提出来,要薛宝钗教她做诗。

文学这东西,很类似小鸟,一定是在适宜的环境和条件下,才会引吭高唱,要是用手枪顶着,用快刀悬着,它只会发抖,决不会宛转啼鸣了。

薛宝钗的诗写得蛮好,不小气。她比较豁

达,比较脱俗,不那么脂粉气。在那个文学圈子里,大家公认,至少与拔尖的林黛玉不相上下的。

不过,她俩虽是不错的女诗人,但在文学观点上不尽相同,区别在于:一个把诗当作手段,“好风凭借力,送我上青云”;一个把诗当作目的,“冷月葬诗魂”。如果二位女士降生在当代,则是毫无疑义的女作家,应该说是一流的,评一级作家,享受高知待遇,谅不成问题。当时,大观园里的众姐妹,除了“一夜北风起”的王熙凤略输文采外,都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创作水平,以及理论基础知识。只可惜缺乏发表诗作的园地,虽有一份邸报,但仅抄发官方文告,不办副刊。不过,这也好,省得她们犯错误。文学用来自娱,怎么写都悉听尊便的,但若要娱人,就得掂量掂量,会不会碰上谁的敏感神经,而招致物议。何况康雍乾嘉之际,文字狱也怪吓人的。

香菱学诗,来得有些突然。读者有些猝不及防,想不到她有这份诗情。因此,即使巨匠如曹雪芹者,也难免白璧微瑕,有照顾不过来的漏笔之处,好像事先事后应该有个关照才好。但大概他急于发表他对诗歌创作的见解,却疏忽了香菱原是英莲,被拐子卖来卖去的奴婢,应该和袭人她们差不多,不会多识几个字的。不过,曹雪芹是文学巨人,即或如此,尽管谈诗论文,还是使读者身临其境,若睹其人,看出薛、林二位文学观点的歧异,和她俩人生悲剧的呼应,这就是曹雪芹的艺术力量了。

香菱虽呆,还不至于傻到先去求教林黛玉。在文学圈里,这种门户之争,派别之争,是挺针锋相对的,一些老先生尤其

在乎谁跟谁一伙,谁跟谁不买账,相当计较。她未必懂得两位小姐在文学观点上的歧异,但有一点,她是明白的,因为她是奴才,归属于她的主子,受主子的领导,所以,还是找到宝钗张嘴,向她申请学诗。

宝钗是现实至上主义者,她不把文学看得那么重,和黛玉为文学而文学,把文学视为自己生命的组成部份,截然不同。后来香菱登门拜师,林黛玉欣然允诺,连讲课费都不要,可见她热心扶植文学新人,不像有些作家,一看别人写的东西红了,名气大了,牙根马上就酸倒了。薛宝钗非常讲究生存哲学,认为香菱跟着她进到园里,临时户口落在了大观园,当务之急是去拜码头,照会各方,以求关照,学诗大可缓一缓。不过,她也不特别压制,表现得很宽容,这很难得,不是所有领导都有份雅量,按说她完全可动用行政手段来干预的。尤其这个该死的丫头,竟投拜到自己的文学劲敌门下。放在今天,换个主,怕也未必能有宝钗的涵养。

我始终很惊讶薛宝钗这种文学上的坦然。

我也明白这种历久不衰的“文人相轻”的老传统,那种嫉贤妒能,独领风骚,只许自己活,不准别人活等等文人的诸多恶习,为什么在大观园里表现得不算十分明显?

当然,也不能讲薛宝钗绝对地无动于衷。

她说话了:“何苦自寻烦恼?都是颦儿引的你,我和她算账去。你本来呆头呆脑的,再添上这个,越发弄成个呆子了。”这种嗔怪本身,也未尝不是宝钗的一种态度。因为香菱是她的奴才,她知道她的呆头呆脑。要学,应该向她学;要教,

也该由她教。这话冲林黛玉而发,大概不错。

香菱写了“月到中天”那首七律,果真够呆的,竟先送交这位算很开心的老上级审阅。宝钗只说:“这个不好,不是这个做法。”至于怎么不好?应是怎么个做法?看法保留,不置一词。而且针对黛玉:“看她是怎么说?”看起来,不算十分与人为善。至少,这是让人难堪的不肯表态。

等到香菱的第二首七律“非银非水”脱稿,这回呆子不想再碰钉子,直接往黛玉这边来了。宝钗本来表明要看黛玉怎么说而自己不想讲话的,但到她打算发言时又半点不含糊。第一,说题目要改一改,这是一种比较委婉的但挺彻底的否定。第二,她说:“也罢了,原是诗从胡说来。”一下子把写诗的人,教诗的人,统统置于尴尬的境地。似乎是在开玩笑。看来薛、林二位女士,未必不暗中较劲。幸好大观园不成立诗人协会,虽然这是绝对的清水衙门,但若真的成立,又觉得是肥差了,少不了你争我夺,削尖了脑袋之类的笑话,就会产生。那时候,大观园诗协的主席职位,谁来担任,还颇费踌躇呢!

不过,她俩在文学这个范畴里,角力是比较文明的。至少不发表评论,声严色厉;也不划地为牢,泾渭分明;更不仗势欺人,拉帮结派。但只限于文学,其它方面,对不起,宝钗的忍让就是有一定限度的了。

清虚观打蘸,张道士敬献的一盘子礼品中,有个赤金点翠的麒麟,贾母眼熟,记不得哪个女孩子戴过。宝钗说史湘云,宝玉说他怎么没见过,探春说宝姐姐有心。接着黛玉冷笑道:“她在别的上头心还有限,唯有这些人戴的东西上,她才是留

心呢！”

这当然是很厉害的攻击，林黛玉对金玉良缘的反应，是有点神经质的。不过，薛宝钗“听说，回头装没听见”，退让了。

这是初一的事，到了初三，薛蟠生日，摆酒唱戏。宝玉和黛玉两人闹别扭，弄得老太太不舒心，凤姐只好将他们弄到贾母身边。谁知贾宝玉说话造次，竟把薛宝钗比作杨妃，使林黛玉着实得意，这在她眼中看来，均势明显失衡，宝玉和黛玉联合起来嘲弄她，是无法容忍的。所以这一次很不客气地反击，让他们领教了她的厉害。

由此可见，力量失去均衡，便会不平；不平则鸣，也是很正常的反应。在《红楼梦》里这个三角爱情游戏中，她深知自己在贾宝玉心目中的位置，不如林黛玉。她是后来插进来的第三者。有一次在怡红院，她亲耳听到贾宝玉在梦中喊骂：“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？什么‘金玉姻缘’！我偏说‘木石姻缘’。”尽管薛宝钗不可能研究弗洛伊德，但这种潜意识的流露，无论如何给她心灵造成巨大的震荡。在她和林黛玉争夺贾宝玉爱情的这场争斗中，她明显地处于弱势，唯其如此，所以她很计较。

相反，薛宝钗在文学方面，倒不怕示弱，这就因为她实在并不弱的原因。所以，文坛上那些爱吵吵巴火的人，爱争长较短的人，都由于底气不足，缺乏实力，才按捺不住要跳出来说三道四的。谷子成熟了，便把头低垂了下来，而那些总挺着脑袋左右顾盼的人，显然离成熟还有一段日子。

在元春省亲大典上，每人奉旨一匾一咏，这很有点诗歌大

奖赛的意味。评比的结果是：“终是薛林二妹之作与众不同，非愚姊妹所及。”这是元妃说的话，明显地带有官方色彩，所以薛宝钗是钦定的不亚于林黛玉的一等奖获得者。随后不久端午节贵妃赏的节礼，宝钗所获规格高出黛玉一头，这使黛玉恼火不已，实际上等于娘娘对金玉良缘投了赞成票。不过，也应看到宝钗的应制诗“芳园筑向”是挺能邀好的，所以元妃排名次，薛先林后，倾向性很明显。一般地讲，旧时那些歌功颂德的作品，哪怕露骨的吹捧，也会讨得皇上的欢心。否则，哪有如此多的御用文人呢？这正是薛宝钗的聪明了，她把文学当作手段，知道统治者的胃口，喜欢吃什么，就喂他什么。投其所好，不但是生存之道，而且还可以达到邀赏受宠，排斥异己的目的。结果，宝钗到底谋得了宝二奶奶的位置。虽然，这份胜利多少有点儿凄惨，因为宝玉的政策是你不让我得到，我也不让你得到。所以宝钗其实也等于咽下一枚苦果，但无论如何也要比为文学而文学的黛玉的命运好得多。

黛玉教香菱写作，第一，缺乏我们中国人应有的美德，不那么谦虚。不错，你是一流女作家，但口气似乎不必如此拿大：“既要学作诗，你就拜我为师。我虽不通，大略还教得起你。”第二，诗是一门学问，自有其自身的规律、章法，林黛玉特别强调了“若是果有了奇句，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”，“若意趣真了，连词句不用修饰，自是好的”。这样，她的学生得出结论：“原来这些规矩竟是没事的，只要词句新奇为上。”这种反传统的做法，若是贾政知道了，那位正统派，准说误人子弟的。他连自己的儿子学《诗经》都反对，遑论其它。第

三, 过于娇宠文学新秀, 香菱不过刚入门径, 林黛玉便说:“ 不用一年功夫, 不愁不是诗翁了!”

宝钗就不同了, 她和史湘云夜拟菊花题时, 说得再清楚不过:“ 诗题也别过于新巧了。……诗固然怕说熟话, 然也不可过于求生, 头一件, 只要主意清新, 措词就不俗了。”接着话峰一转:“ 究竟这也算不得什么, 还是纺织针黹是你我的本事, 一时闲了, 倒是把那于身心有益的书看几章, 却还是正经。”一下子面孔板起, 满口道德文章。

林黛玉是不会说出这番卫道的话, 但宝钗这个人, 就是中国人中的绝顶聪明者了, 她可以说而不做, 她可以阳奉阴违。但高调是必须要唱的, 唱得越高越好。说归说, 做归做, 正确的话说完以后, 一转脸, 并不妨碍她写出反潮流的文章。第二天, 那首“ 眼前道路无经纬, 皮里春秋空黑黄 ”螃蟹咏, 很流露一番不满现实的意思。以至宝玉脱口赞曰:“ 骂得痛快!” 众人看毕, 也说:“ 这方是食蟹的绝唱!” 这些小题目, 原要寓大意思, 才算是大才。”只是讽刺世人太歹毒了些。”妙就妙在宝钗能够自如地、并行不悖地说那样的话和做这样的诗。黛玉办不到, 所以她只能最终败局。

不过, 众人还是肯定薛宝钗的才华。虽然这次菊花诗会, 头奖让林黛玉夺走了, 但别忘了, 第一届海棠诗会, 薛宝钗可是金牌得主。所以, 她在文学成就上, 用不着和林黛玉争, 两强相遇, 势均力敌, 用不着紧张, 这才表现出宽容。但在贾宝玉爱情的天平上, 她晓得自己的份量不及林黛玉, 所以就不得不步步为营了。

应该看出,薛宝钗虽然以文学为手段,但她绝不是鲁迅先生所讲的那类“空头文学家”,也不是毛主席描写过的“头重脚轻根基浅”、“嘴尖皮厚腹中空”的角色。宝钗的学问才识,文化素养,比之时下一些浅薄作家,货真价实得多。至少对于中国书,要看得不知多若干倍,至少不会一问两瞪眼,至少不靠念两个外国名字来吓唬人。

虽然,有时她挺让人讨厌。薛宝琴新编了十首怀古诗,“众人看了,都称奇妙”,独她却说:“前八首都是史鉴上有据的;后二首却无考,我们也不大懂得,不如另做两首为是。”因为后两首涉及到《牡丹亭》、《西厢记》,在当时大概被认为是黄色的书籍。马上正经起来,而且赶紧撤清,其实她比谁都看得多看得早。宝钗有学问,文学自不用说,看她在指点惜春作画时,很使人怀疑她是否在美术学院国画系进修过。同时,无论怎样不喜欢她这个人,她拿出来的诗,都是站得住脚的。

宝钗的诗,风格不一,又体裁多样,有辛辣讽喻的螃蟹咏,有含蓄浑厚的海棠诗,有伤感甚至颓废情调的“恩爱夫妻不过冬”,也有很具新潮意味的“东风卷得均匀”的柳絮词。因此,应了一句俗话,她不是那种“一瓶子不满,半瓶子晃荡”的主,不是吹出来或唬出来的主,不是假借权力,倚仗靠山,狗屁也写不出的主。她胸有成竹,决非草包,拿得出作品,经得住褒贬,所以在文学上,她和林黛玉不叽叽喳喳,说短论长,而是一派大家气象。

这大概是大观园文坛难得平和的一个原因吧?

贾政的“生的门答”

“ 生 的门答 ”是旧时用过的外来语，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感伤。三十年代的郁达夫，张资平，叶灵凤等新派小说家，挺爱在文章里使用，一时风气之所至，如不说“香烟”，而说“淡巴菰”，不说“灵感”，而说“烟斯披里纯”，和现在我们一些作家爱在文章里引用什么“魔幻现实主义”、“后现代”、“解构主义”一样，是一种被视为时髦的行为。

“生的门答”即是英语“Sentimental”的音译。

但似乎又不尽是感伤之义，还含有一点忧